



●影像藝術家周滔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影像藝術家周滔新作《翡翠翡翠》登M+幕牆。
受訪者供圖



●周滔對日常那些被忽視的角落感到親切。
受訪者供圖

新作《翡翠翡翠》登M+幕牆 面朝維港展映三個月

「取景，它就是為了交流。」從珠江水域到維港，影像藝術家周滔並沒有想為觀眾呈現一條完整的水道，更多在於營造一種情緒，借助其流動或跳躍，鋪展開來，為新片提供整體感。或許，情緒的飄忽和延續，也是影像藝術家周滔在新作《翡翠翡翠》裏的一次積極實踐。從本月7日至明年1月26日，錄像作品《翡翠翡翠》登錄M+幕牆，連續三個月每晚兩小時持續面朝維港，和香港的市民以及海內外的遊客見面。周滔的鏡頭也似河流般移動的節奏，捕捉沿途景觀，傳遞人與環境之間的流動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M+幕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緣，拉近了周滔和M+博物館以及香港的關係，不僅令他有機會通過幕牆和大眾探討，運動影像在當下面臨基礎設施建設的問題，也得以沉入情感，細看香港。

新作《翡翠翡翠》，受M+博物館所託創作。在11月初展映正式開始前，周滔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分享這部作品的靈感。一直以廣州為創作基地，周滔在創作初期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珠江水域。也在維港之畔想起了曾經在珠江入海口看黃色河水沖向藍色海洋的那種沖匯交融的壯闊感覺。

「從地緣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香港和珠三角本就靠水土語言緊緊相連。」周滔很快便確定把鏡頭瞄準珠江水域，他想通過這個把香港和珠三角串連起來。

在周滔看來，《翡翠翡翠》捕捉了珠江流域和香港的日常生活節奏。當攝影機猶如其鏡頭下的河流般移動，這部作品呈現了沿途的景觀，也展示了人與環境之間流動的關係。此作，周滔也期待和觀眾一起思考那些與我們的集體回憶和經驗交織在一起的深層連結。

作為享譽國際的實驗電影和錄像藝術領域的重要人物，周滔一直認為，「拍」的動作就是一種直面現實的行動，拍攝過程的感知、情緒和記憶，可以通過畫面轉化出來。就好像，這次以幕牆為載體來影像創作，周滔眼裏的M+幕牆，是特立在城市中央，置身於各類廣告屏幕中，它有一種不眨眼睛的閃爍，整體有一種不那麼合群的感覺。

周滔眼裏的香港 突然到處都是海景房

為何命名為《翡翠翡翠》？周滔也是有一些情意和新意在。周滔說，香港流行文化曾滲透、影響過一代內地年輕人，作為外鄉人在廣東，他也曾通過香港的電視台看世界紛繁美麗。可以說，這是一種初始的情感致敬，其次，也有一些新的即時感受。此番受M+合作邀約來港，周滔眼裏的香港，突然到處都是海景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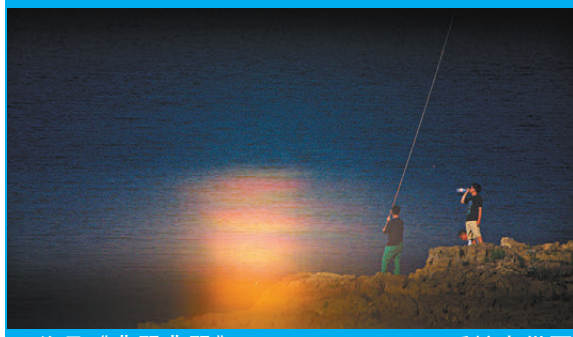
水土語言緊緊相連 周滔：從珠江到維港



●周滔聚焦水域，捕捉沿途的景觀。 受訪者供圖



●《翡翠翡翠》捕捉了珠江流域和香港的日常生活節奏。 受訪者供圖



●作品《翡翠翡翠》 受訪者供圖

話你知

周滔，現居廣州，電影製作人兼流動影像藝術家。他自2001年在廣州美術學院的油畫系畢業後，於同校攻讀混合媒介專業，並在2006年取得該專業的碩士學位。周滔的影片曾在眾多國際影展上放映，包括第74屆柏林影展和第72屆盧卡諾電影節。他最近以《基地之側》(2024)獲得第46屆法國真實電影節短片大獎。其作品也曾在香港M+、廣東時代美術館、第57屆威尼斯雙年展、第13屆沙迦雙年展、紐約古根漢美術館和布里斯本第8屆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中展出。

「我感覺香港的每個房子可能都有做海景房的經歷。」周滔有一種強烈的感受，似乎從任何角度看，香港都是一個濃縮的、現代的藍色水晶，極富詩意的現實美感中，借助影像媒介跟周邊的風景學習且相融，似乎已成一個不可逆的現實。

環顧當下，周滔早有認識：如今很難有一種主流美學運動，通常是市場推出什麼，主流就是什麼；不過藝術要做的事情，就是避開主流給出一些大家日常看不到、想不到的東西。

「可能大家在香港看到的都是國際時尚潮流，這次幕牆上不斷出現光膀子游泳的人會有什麼感受？」周滔承認自己有一些反其道而行的意思。在他看來，如果沿途的觀眾對這部作品的片段有發生了一兩秒的興趣，就也已經足夠。

影像似玻璃魚缸 看着很大其實很小

身為影像藝術家，周滔認為，影像是一種很好的自我測試方法，也像是一個玻璃魚缸。「人就是魚缸裏的魚，相機、手機就是魚缸的玻璃牆壁；大家以為可以看到很多，其實空間很小。」周滔認為，眼前的景觀通常和人腦子可能產生的想法存在某種奇妙的關聯：宏闊的思考需要壯闊的景觀，而對於他來說，那些光鮮亮麗之外的角落，往往催生着他新的創作表達。

記者好奇，相比於電影導演，影像藝術家的鏡頭走到野外，更像是一場不確定的田野實驗。「如何確定這個畫面會是神來一筆的素材內容？」周滔笑說，這很簡單，就比如一個沒有風的地方，突然拍到了一片在動的葉子。這種跟隨鏡頭不斷移動所得的時刻，周滔時常會覺得太生動了，自己也經常很激動。在他看來，機器帶給他的邏輯比人的主觀敘事邏輯更值得信賴、更有不動聲色的魅力。

回到當下被短視頻、影像不斷充斥着的日常生活，不少人也發出有「溫水煮青蛙」般的遲鈍和無意識感。對此，周滔給出了一點藝術家的思考方式：其實有了這個「溫水煮青蛙」的說法，就說明這個人已經看到了溫水、看到了青蛙，而且也知道青蛙是你我他，但可貴的是你能跳開一步來看這個「青蛙和溫水」之外的風景。

「這句溫水煮青蛙的話已經代表著一種能力。」周滔覺得，通常也是在這個時候，風景就產生了。「人的內心一旦產生風景，它就會有一種肯定的能量產生。」周滔從不漠視生活裏那些普通、樸素的小細節，甚至渴望接近那些被忽略的小角落，他說，在光鮮亮麗、日新月異的城市生活中，人也需要找到一些有呼吸的口子。就像《翡翠翡翠》裏那些嬉戲、遊蕩在河裏的人，他們的出現，看在周滔眼裏，也是一種情緒，令人沉醉也自知……

這些陌生場域的流動變化，也令M+博物館館長華安雅感嘆：周滔的《翡翠翡翠》以富詩意的手法連接了珠江流域和香港維多利亞港的水路景觀，也在和大家息息相關的水路裏，看到彼此所處地區之間的相互連結，這恰好也體現着當下這個時代的廣大脈絡。

方所辦「世界公園」影像展 探索人與世界的景觀關係

世界本就是一座巨大的公園，置身其中的人類也在不斷成為流動的社會景觀。11月1日至12月1日，為期一個月的「世界公園」影像展在廣州的文化地標公共空間方所展映。策展人吳憶若凝表示，藉着方所落地廣州十三周年的特別策劃，此次特別邀請青年導演、視覺藝術家王申一起探索人與世界的關係，通過他創作的五組影像裝置作品，讓觀眾在「人的流動」和「物的壯游」兩條線索中，看到個體在全球化時代與世界之間的交織、錯位與相互映射。

作為紀錄片導演，王申此前憑借兩部長片作品嶄露頭角，成為海內外各大影展的座上賓。其紀錄長片首作《方舟》講述希臘華人移民救助敘利亞難民的故事；第二部紀錄長片《石史詩》，追隨了一塊希臘白色大理石和它的變形體在中歐之間曲折的全球旅行，該片獲海內外四十餘個電影節的青睞。

首次嘗試跨界裝置影像展，王申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公園」的主題創作，通過《我們的世界公園》《複製考古學》《后羿的後裔》《石史詩》《普拉托三重奏》等五個作品探討全球化流動時代中，遊歷世界的人如何觀察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首先從家庭私影像出發，王申通過不同維度的作品共同指向「世界公園」的主題。王申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內地很多北方的小孩在「世界公園」、南方的孩子可能在「世界之窗」這類主題樂園裏完成了對世界的初步想像和認知。

將自己家在世界公園微縮建築物前的舊照片，與父親日後因工作遊走在世界各地建築物原址和所在國拍攝的影像素材並置時，這些影像既是一個家庭也是一個時代的動態相冊。長大後去父親工作所在的國家、地區探親，世界的地圖真正鋪展，世界的景觀重新「壯大」在眼前……王申發覺：原作的毀滅，令健在的複製品成為了一種不辨真偽的文物、哭笑不得的哀悼、錯進錯出的經典。由此他也構想了《複製考古學》這一章節，時隔二十多年他再次前往北京「世界公園」拍攝曼哈頓的雙子塔、巴黎聖母院、埃及亞歷山大燈

塔等三個建築。

《普拉托三重奏》這個作品，本身也是王申現在正在進行的一個紀錄片的衍生片。王申把大家的目光帶入意大利佛羅倫薩20公里之外的普拉托。在他看來，這是第一世界國家內部營造出來的一個第三世界工廠「工業飛地」，如今這個小城匯聚着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移民、南亞和非洲的移民，這些人的到來也折射了全球產業轉移的一個縮影。而現當下，普拉托華人面臨勞動雙動力流失、家族企業無人繼承等困境，開始尋求僱傭南亞人填補空缺。這批南亞人中有一部分也開始醞釀起自己做老闆的計劃。歷史似乎在重覆覆轍。可以說，在普拉托半個世紀不絕於耳的織染聲中，意大利、華人、南亞人三大族群傳遞着各自的身份，成為彼此命運的紡錘。

如今，世界更像一個巨大的公園，置身時代潮流之中的大多數，需要不斷在人物、近處和遠方之間不斷錨定與社會的坐標關係。通過這場「世界公園」的影像裝置展覽，王申希望和觀眾分享一種樸素的情感：在這些微縮的世界建築前，大家重新看到童年記憶的遺蹟，這些不只是一場情感的懷舊，也是時代發展的精神遺蹟。回到現實，王申也想積極傳遞一個思考：不管是在影像裏的我們，還是積極向外走去的人，置身社會流動的景觀中，人們在想像和抵達之後，世界似乎也正在被公園化。

「我們從『世界公園』走向世界，但其實還是沒有走出世界這座公園。」王申通過這個展覽，傳遞着他行走世界不同文化語境裏的觀察和審視信息，也冷靜且謙誹地呈現出微觀和宏觀世界裏的全球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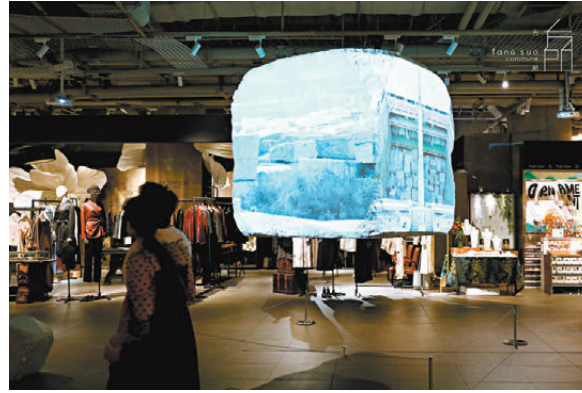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王申為觀眾導覽「世界公園」影像展。 受訪者供圖



●影像展《我們的世界公園》展映現場。 受訪者供圖



●影像展《石史詩》。



●王申分享創作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